

第四章 中國在第一島鏈內外的軍事活動

林柏州、黃恩浩、陳鴻鈞、林彥宏¹

壹、前言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2012 年上任後，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及「兩個一百年」國家發展目標，希望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49 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並藉此維持共產黨政治地位及鞏固統治正當性。他在 2017 年《「十九大」報告》明確設定國防與軍隊改革三步目標，在 2020 年基本實現機械化、資訊化建設，2035 年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2049 年建成世界一流軍隊。這項宣示被視為挑戰美國的軍事霸權。報告也強調，為實現強軍目標，需更加注重聚焦實戰，特別是開展實戰化軍事訓練，加強軍事力量運用，提高聯合作戰能力、全域作戰能力，有效塑造態勢、控管危機、遏制戰爭、打贏戰爭。2015 年《中國的軍事戰略》中，首次提出要加強「海外利益攸關區」的國際安全合作，維護海外利益安全，也對外宣示解放軍在海外的活動範圍將越來越廣。其海軍的戰略要求也從「近海防禦」，加入「遠海護衛」，正逐漸展現其做為藍水海軍的實力。

中國擴大在區域的軍事活動具有以下意涵：一、增強實戰訓練以熟悉周邊戰場環境。二、頻繁展示軍力以爭取戰略主動權。三、建立區域軍事優勢拒止外軍介入。四、積極參與非傳統安全任務以擴大海外軍事連結。面對中國軍事擴張，美國提出印太戰略，宣示將重塑軍事整備及現代化，以維持軍事優勢。日本持續強化島嶼防衛，加強與區域國家軍事合作。其他國家增加區域軍事活動及交流，希望維護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

貳、中國島鏈戰略思維的淵源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戰略從「近岸防禦」走向「近海防禦」與美國維持「島鏈戰略」(Island Chain Strategy) 思維息息相關。此一戰略最早溯自美國國務卿艾奇遜 (Dean Acheson) 在 1950 年 1 月的宣示，稱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防衛圈」(defensive perimeter) 為北至阿留申群島，經日本、琉球，南至菲律賓。隨著韓戰爆發後，國務卿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為圍堵共產勢力向外擴張，再推動納入韓國、台灣、澳洲形成嚴密的近海島嶼鏈。期間，美國藉由簽訂雙邊或多

¹ 林柏州，先進科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負責第壹、肆、伍節第三小節及第陸節；陳鴻鈞，國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負責第貳節、第伍節第一小節；黃恩浩，國防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負責第參節；林彥宏，國防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負責第伍節第二小節。

邊共同防禦條約，在西太平洋形成親美的集體安全機制，從海上來包圍蘇聯與中勢力。

一、中國近海防禦戰略思維

1980 年代中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思維轉變的關鍵期。當時的陸軍依精兵合成、質量建軍的方針，增設陸軍航空兵、電子對抗兵等兵種，1985 年組建陸軍集團軍，鋪陳「區域防衛」型轉向「全域機動」型的基礎。空軍開始規劃發展戰略預警、戰略打擊、戰略投送和戰略威懾能力建設，積極推動「國土防空」型的轉型。海軍也開始思考由「近岸防禦」向外擴大為「近海防禦」方向。²此項轉變除希望營造有利於中國和平發展的安全環境，也有考量中國當時主要威脅與國家利益之需要。其中，影響中國海權發展最深者，當屬 1982-1988 年間擔任海軍司令員的劉華清。他提出在「積極防禦」的總體戰略下，依據中國海域特性將海域範圍區分為「近海」與「中遠海」，而「近海」是黃海、東海、南海、南沙群島及台灣、沖繩島鏈內及太平洋北部的海域。此段海域即為美國第一島鏈以西海域。他並主張海軍應以「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及海洋權益，應付海上局部戰爭，遏止和防禦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來自海上的侵略」為主要任務。未來隨著中國國力增強及海軍的壯大，中國的作戰海區「將逐步擴大到太平洋北部至『第二島鏈』」。³

中國解放軍海軍最早依循之「近岸防禦」戰略，係為協助陸、空軍保衛沿海的大陸軍思維。中國海軍戰略在 1980 年代後期開始外擴，改行「近海防禦」，希望以第一島鏈內為防禦區域，在大陸周邊近海形成軍事威懾。此時的中國海軍著重近海防禦作戰能力。《2000 年中國的國防》提及，中國海軍「在導彈化、立體化、資訊化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已具備了近海防禦作戰能力。」《2004 年中國的國防》討論中國特色軍事變革時指出，解放軍正強化海軍等軍種的建設，提升奪取制海權的能力。「海軍擴大近海防禦作戰空間和防禦縱深，加強、完善海戰場建設，增強在近海遂行海上戰役的綜合作戰能力和核反擊能力。」《2006 年中國的國防》聲明，新世紀新階段中國的國防政策仍是「貫徹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海軍逐步增大近海防禦的戰略縱深，提高海上綜合作戰能力和核反擊能力」。此項要求被外界解讀為正預備建構「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 Area Denial）能力。

二、中國遠海護衛戰略思維

² 中國國防部，〈第 5 章、海軍〉，《2008 年中國的國防》（北京：國防部，2008 年）。依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與戰略研究部張世平副部長的說法，台灣與琉球群島就等同於「第一島鏈中的『卡脖子』之地」，中國若統一台灣與釣魚台，中國就打破中國海域目前的半封閉狀態。中國若無法統一台灣，中國航向太平洋的道路將被封閉，也意味著中國華東和北方地區各海運航線將被切斷，海洋事業的發展將面臨嚴重威脅。張世平，《中國海權》（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 年），頁 219-221。

³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年），頁 432-437。

2008年12月，中國依據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正式派遣第一批護航編隊赴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執行護航行動，海軍開始重視遠海合作。《2008年中國的國防》稱1980年代以來，海軍實現向「近海防禦」的戰略轉變。進入新世紀，海軍按照「近海防禦」戰略的要求，將資訊化作為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方向和戰略重點，增強在「近海」遂行海上戰役的綜合作戰能力和核反擊能力，全面提高「近海」綜合作戰能力、戰略威懾與反擊能力，逐步發展「遠海合作與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能力，推動海軍建設整體轉型。」這是北京當局首度於公開的官方文件闡明發展「遠海合作」，且僅侷限在非傳統安全領域。

《2010年中國的國防》除重申「發展遠海合作與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能力」，更將「組織艦艇編隊遠海訓練，建立非戰爭軍事行動訓練模式」，按計畫補充部分新型潛艇、護衛艦、飛機和大型保障艦船。加快海上後勤保障平台建設，「大型萬噸級制式醫院船以及救護艇、救護直升機裝備部隊」，「探索海上長時間執行任務的後勤保障方法」，為「遠海護衛」任務預做準備。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於2012年9月交接入列，2013年《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指出，按照「近海防禦」的戰略要求，海軍注重提高「近海」綜合作戰力量現代化水準，發展先進潛艇、驅逐艦、護衛艦等裝備，完善綜合電子資訊系統裝備體系，也強調應「提高遠海機動作戰、遠海合作與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能力，增強戰略威懾與反擊能力」。顯示海軍的「遠海」活動已由原先的合作、訓練，轉為機動作戰能力。

2015年《中國的軍事戰略》稱，中國軍隊為適應國家安全環境新變化，應緊緊圍繞實現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貫徹新形勢下「積極防禦」軍事戰略方針，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強保障，報告首度提出「逐步實現近海防禦型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型結合轉變，構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戰力量體系，提高戰略威懾與反擊、海上機動作戰、海上聯合作戰、綜合防禦作戰和綜合保障能力」，清楚陳述海軍「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的戰略要求，雖未如2013年強調遠海機動作戰能力，但邁向藍水海軍的意圖明顯。

參、中國第一島鏈內外活動的概況

中國將「強軍夢」做為實現「中國夢」的支撐。由於，中國自我審視認為現階段正處在由大國轉向強國的關鍵期，「不改革就打不了仗」。習近平在2017年4月接見軍級單位主管時特別強調，應「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仗、打勝仗的軍隊」，並從加強實戰訓練出發，「時刻準備打仗，強化戰鬥隊意識，堅持戰鬥力標準」，「抓緊提升作戰能力，適應一體化聯合作戰要求」。⁴另外，中國與14個

⁴〈習近平接見全軍新調整組建84個軍級單位主官並發布訓令〉，《中國國防部》，2017年4月18日。

陸上鄰國接壤，大陸海岸線長達 1.8 萬公里，使其面對的周邊關係與安全情勢十分複雜。早期的陸地邊境防禦由各軍區各自負責，海上邊境則各艦隊也各有所轄。軍改後，戰區取代軍區，各艦隊也轉為各戰區海軍，軍事活動與演訓正反映海軍戰略由「棕水」、「綠水」走向「藍水」發展，跨區機動、跨軍種聯合作戰能力要求也提高。

一、黃海區域

中國在黃海區域的軍演主要面對來自駐日美軍、駐韓美軍、日本及韓國的軍事部署。中國海軍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改革調整後，2017 年 8 月 7 日舉行的黃海軍演是中國海軍首次規劃在黃海、渤海兩個方向同時實施的大型實兵實彈演習。這次演習參演兵力以各戰區海軍為主，包括：空軍部分兵力，涵蓋航空兵、潛艦、水面艦艇（054A 型飛彈護衛艦「衡水號」與「濱州號」）和岸防部隊等各類作戰平台。2018 年 4 月 26 日，中國國防部宣布將與俄羅斯於青島附近黃海區域舉行「海上聯合-2018」的海軍聯合演習，充分展現其「近海防禦」能力及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穩固發展。除此之外，近期中國在防空能力也因俄羅斯陸續移交 S-400 防空飛彈有所提升，其最大射程達 400 公里，可與紅旗-9、S-300 嚴密構成區域防空能力，削弱周邊國家之制空優勢。

二、東海及台海區域

中國在東海及台海的軍事活動是跨出第一島鏈的試驗場。解放軍與美日同盟的軍事較量，其東部戰區軍事能力將是關鍵，也是應對台灣和釣魚台議題的主要兵力。在台灣東部區域，運-8 早期預警機及運-9 電偵機陸續於 2013 年 7 月即已執行遠海長航訓練飛行，2017 年至少 12 次派遣軍機於台灣東部空域外圍飛行，期間更加入打擊能力可達關島的轟-6K 轟炸機，拒止美軍介入此區域爭端的意圖明顯。惟自 2018 年 6 月起暫停於台灣本島周邊飛行演訓，意涵引發關注。在東海區域，中國空軍侵擾韓國及日本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DIZ）頻率明顯增加。以日本為例，自 2010 年僅 96 次、2016 年 851 次、2017 年 500 次，2018 年上半年已達 345 次（如圖 4-1）。韓國自 2013 年擴大防空識別區至蘇岩礁（韓稱「離於島」）後，中國軍機在各年度均有侵擾活動，其中 2017 年 1 月數十架各式中國軍機侵擾，2018 年 1 月迄今已至少 6 度侵入韓國防空識別區，⁵均引發韓國政府強烈抗議。

在海上軍演方面，「遼寧號」航艦自 2016 年 12 月首次出航加入東海演習。2017 年 6 月，舉行聯合反潛作戰與 054A 型飛彈護衛艦「湘潭號」執行編隊演練。2018 年 7 月，統合 054A 型飛彈護衛艦、052D 型飛彈驅逐艦與 022 型匿蹤飛彈快艇等艦艇，演練區域反潛、防空、對海作戰與對地打擊能力。另外，中國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持續精進彈道飛彈、巡弋飛彈、衛星監偵與武器導引能力，

⁵ 根據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資料，中國軍機在 2018 年 1 月 29 日、2 月 27 日、4 月 28 日、7 月 27 日、8 月 29 日及 10 月 29 日，已 6 度侵擾韓國防空識別區。

威脅到日本、台灣、駐日美軍及關島基地。目前解放軍已研發東風 21 丁反艦彈道飛彈、東風 26C 彈道飛彈，長劍-10 巡弋飛彈，可搭載鷹擊-100 巡弋飛彈的轟-6K 轟炸機等，均參與遠海訓練，具體展示中遠程打擊能力。至於建造中的 095 型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096 型戰略核動力潛艦、殲-20 戰機等，若完成部署應有助於強化解放軍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



圖 4-1、中國軍機侵擾日本防空識別區次數

資料來源：林柏州整理自〈10/12（公表）平成 30 年度上半期の緊急発進実施状況について〉，《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2018 年 10 月 12 日，http://www.mod.go.jp/js/Press/press2018/press_pdf/p20181012_07.pdf。

三、南海區域

中國在南海演訓的目的是強化南海島礁與海域之控制。在南海仲裁結果否定中國在南海區域的「九段線」主張後，中國拒絕承認仲裁結果，並於 2016 年 7 月在南海舉行大規模的海空軍聯合登陸作戰演習。2016 年 9 月，中俄在南海進行「海上聯合-2016」軍演，強化演習之實戰化、資訊化、準則化。演習項目包括：聯合防空、聯合反潛、聯合海空偵蒐與打擊、聯合立體奪控島礁、聯合搜救、聯合登臨檢查及港岸演練階段系列聯合訓練等。2017 年 8 月，中國海軍在南海的西沙海域進行實彈射擊訓練，並以「奪島演練」為課目。2018 年 4 月 16 日，中國在南海也舉行閱兵及軍演，為歷來最大規模的南海軍演，「遼寧號」航艦、數十艘軍艦、潛艦及軍機編隊參與，展示其扼控南海的軍事能力。同年 10 月，中國與馬來西亞、泰國舉行「和平友誼-2018」南海軍演，藉由人道救援行動演練促進交流，並藉以弱化美國在區域的安全關係。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是，英國皇家海軍「白島號」(HMS Albion) 船塢登陸艦 8 月於西沙 12 浬海域遭中國海軍迫近。美軍「狄卡特號」(USS Decatur) 驅逐艦 9 月在南海執行航行自由任務亦遭中國海軍「蘭州號」迫近。這顯見中國軍方開始採取強勢措施應對各國在南海活動。目前，中國已在西沙永興島 (Woody Island) 擴建 1 條跑道，在南沙渚碧礁 (Subi

Reef)、美濟礁 (Mischief Reef) 和永暑礁 (Fiery Cross Reef) 建造 3 條跑道，逐步完成加固式機堡建設，均可作為提供數十架戰機進駐的基礎設施，這些軍事化作為將有助於中國將南海內海化，並實質取得南海區域之軍事優勢。

四、跨戰區

1985 年 11 月中國海軍首次組織軍艦編隊赴國外訪問。1991 年中國海軍三大艦隊首次舉行跨艦隊「機動 1 號」大型演習。2008 年底展開首次亞丁灣常態性編隊護航行動。海軍戰略要求從近岸防禦、近海防禦逐步跨到遠海護衛，解放軍足跡跨出近海朝向遠海。各艦隊成熟執行遠海護衛任務，新型飛彈驅逐艦、新型飛彈護衛艦、新型綜合補給艦陸續服役，防空、反潛、護衛能力獲得顯著提升。習近平上台後，各艦隊開始從台灣北方跨出第一島鏈，航經宮古海峽，至西太平洋附近實施遠海綜合性海上操演。2015 年 12 月，中國舉行「機動 7 號」軍演，課目是「海軍遠海實兵對抗」演練，驗證海軍「近海防禦、遠海護衛」戰略要求的落實。2016 年 12 月，「遼寧號」航艦首次穿越第一島鏈演練跨海區試驗及艦載機起降訓練。從「機動」系列演習的發展，可以發現中國對於突破第一島鏈的控制能力正逐漸提升當中。

另外，習近平軍改強調建構聯合作戰能力、全域作戰能力。中國陸軍即依照「機動作戰、立體攻防」的戰略要求，推動由「區域防衛」型逐步朝「全域機動」型方向轉變。陸軍舉行「跨越」系列演習，日益強調陸空聯合、體系對抗、遠程兵力投送能力。「使命行動」系列演習為跨區機動、聯合戰役層級演訓，以演練聯合戰役指揮、聯合火力打擊、綜合防護和精確保障等為主。「聯合行動」系列演習強調跨軍種參與，以演練聯合作戰指揮、聯合火力打擊、聯合奪控要地、聯合行動協同、聯合戰役保障為主。同時，空軍舉行「紅劍」系列演習，火箭軍也聯合空軍及陸軍部隊實施「天劍」系列演習，均重視跨軍種、實戰化、對抗性演訓與驗證。準此，解放軍希望藉軍改將指揮層級扁平化、作戰編組靈活化，練兵演訓實戰化，全面提高日常戰備水準，為強國夢提供有利戰略支撐。

肆、中國第一島鏈內外活動的戰略意涵

中國軍事戰略致力於建構由第一島鏈朝向第二島鏈領域的軍事優勢地位，其中最重要的變革即是建構聯合作戰能力。首先，自 2015 年習近平推動軍改以來，除將胡錦濤時代所提出的三步驟目標更加明確化（如表 4-1），其進行組織調整及設立戰區，在中共中央軍委及各戰區設立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以建構「軍委—戰區—部隊」的聯合作戰體系。再者，中國透過各層級的演練磨合部隊，以提升聯合作戰指揮效能。近年中國持續在沿海區域實施常態性軍演，不定期派遣軍機、軍艦於台灣本島周邊繞行。另外，中國在未經兩岸協商下逕行啟用 M503 南向北航路及 W121、W122、W123 航路，罔顧區域飛航安全，企圖壓縮國軍訓練活動範圍與反應時間，為台海穩定埋下變數。中國時常透過輿論擴大效果，除試圖改

變西太平洋軍事平衡現狀外，並可展現其區域軍事強權的戰略意圖。

表 4-1、胡錦濤與習近平的軍改三步走之差異

發展戰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 三步走的發展戰略 (2006年中國的國防)	2010年打下堅實 基礎	2020年前後有一 個較大的發展	到21世紀中葉實 現建設資訊化軍 隊、打贏資訊化軍 隊的戰略目標。
國防與軍隊現代化建設 三步走(2017年「十九 大」報告)	2020年基本實現 機械化、資訊化 建設	2035年實現國防 和軍隊現代化	2049年建成世界一 流軍隊

資料來源：林柏州整理自《2006年中國的國防》及《中共「十九大」報告》。

一、增強實戰訓練以熟悉周邊戰場環境

依據2015年《中國的軍事戰略》報告，表明軍隊應「提高軍事訓練實戰化水準，堅持把實戰化軍事訓練擺在戰略位置，從實戰需要出發從難從嚴訓練部隊」，也要求海軍應實施常態化戰備巡邏，在相關海域保持軍事存在。中國自2015年開始派遣海、空軍機艦分由宮古水道及巴士海域進出第一島鏈，執行遠海長航訓練。2016年發布《加強實戰化軍事訓練暫行規定》，要求強化夜戰夜訓、動態更新敵情資料庫，檢驗性演習一律採行對抗演練，以落實實戰化訓練。再者，由於中國國防與軍隊改革的總體目標在於建立聯合作戰指揮體制，建構聯合作戰能力，並全面提升解放軍能打仗、打勝仗的能力。未來解放軍透過「遠海長航」訓練加強實戰能力，其頻次將會增加。中國藉由穿越第一島鏈，在第二島鏈的附近區域執行各種操演，使解放軍部隊可持續演練指揮統管、後勤保障等能量，更加熟悉西太平洋地區作戰環境。美國國防部發布的《2018年中國軍事與安全報告》(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on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8)即認為，中國轟炸機越海活動的區域擴大，應是對美國與盟友在太平洋的目標進行攻擊演練。另外，2016年9月中國也設立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以推進後勤科學管理，強化資源集中統管，資產統一調配運用，落實聯合作戰、聯合訓練、聯合保障，以增強軍隊一體化聯合作戰能力。這些成效將有助於解放軍掌握周邊戰場環境。

二、頻繁展示軍力以爭取戰略主動權

當前亞太各國面臨高度不確定情勢，川普上任後將美國外交重心置於解決北韓問題，但中國在周邊地區的軍事活動並無減緩的跡象。在南海，轟-6K轟炸機於2018年5月18日降落永興島，南海島礁部署軍事設施持續進行。在東海，仍持續執行常態性遠海長航訓練，不時侵擾周邊鄰國的防空識別區。對台灣，中國也藉由在本島周邊空域飛行訓練，侵擾我防空識別區。有關解放軍侵入活動，台、

日、韓均透過緊急升空、伴飛及廣播示警等措施因應，中國的軍事挑釁活動不但惡化其與周邊國家之關係，也意圖消耗各國國防資源。中國無懼於在北韓問題之外，製造其他區域爭議點，也增加美國的外交與軍事責任。解放軍在 2018 年 4 月聚集 48 艘各式軍艦與潛艦在南海舉行史無前例的大型海上閱兵，宣示意味濃厚。由此可知，中國軍事戰略由積極防禦正逐漸轉為強調先制及主動概念。敢於展示軍力，創造突破第一島鏈的形象，勇於挑戰區域現狀，施展軍事的影響力，不但有助於爭取戰略主動權，累積與大國互動的籌碼，同時也可限縮區域周邊國家的行動自由，創造強軍強國的形象。

三、建立區域軍事優勢拒止外軍介入

中國自 2018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新修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條例（試行）》，希望在中央軍委統一領導下，確立戰區、軍兵種及軍委機關分工負責的軍事訓練管理模式，特別強調瞄準強敵對手發展訓練標準，推進訓練與實戰達到一體化。習近平於同月 3 日在中央軍委 2018 年開訓動員大會也向解放軍發布訓令，要求全軍練兵備戰，將軍事訓練擺在戰略位置，「堅持實戰實訓、聯戰聯訓，加強針對性對抗性訓練，提高軍事訓練實戰化水平」。同月，發佈各項軍事訓練大綱，更要求瞄準世界一流軍隊，研析對手環境裝備戰法，透過中外聯演聯訓聯賽等先進理念和經驗做法，全面重塑軍事訓練體系。希望貫徹習近平指導之強軍思想，並聚焦在備戰打仗，以打造「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精兵部隊。

中國軍改以實現機械化、資訊化建設，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為目標，其軍事武器研發及區域軍事活動，也展現其希望建立區域軍事優勢的企圖。在 2017 年朱日和閱兵，陸軍整編空中突擊部隊，以武直-10 武裝直升機掩護直-8B 運輸直升機，進行大批兵力輸送，刻意突顯遠程機動、跨域作戰、立體攻防能力。海軍持續透過遠海長航訓練，期能提高戰略威懾與反擊、海上機動作戰、海上防衛作戰等能力。空軍自 2013 年開始演練戰轟機及電偵機的遠海長航訓練，逐次穿越日本海、宮古海峽及巴士海峽，並侵入周邊國家防空識別區，希能實現國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備型轉變。火箭軍成立後持續按照核常兼備，全域懾戰要求，加強中遠程精準打擊力量。戰略支援部隊則希望強化技術偵察、電子對抗、網路攻防和心理戰等新型作戰支援能力。解放軍積極發展拒止戰力，建立區域軍事優勢能力，阻絕外軍介入區域衝突，同時也透過媒體重組圖文資訊，企圖放大政治訊息效果，加強對外之輿論戰。

四、積極參與非傳統安全任務以擴大海外軍事連結

中國解放軍亦積極發展非戰爭軍事行動（Military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 MOOTW）能力。自 1990 年起已陸續派兵參與國際維和行動，人數為聯合國會員國最多的國家。⁶自 2008 年底開始派遣護航編隊赴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常

⁶ 中國自 1990 年 4 月起至 2017 年 10 月止，已派出軍、警 3 萬餘人次參加聯合國維和任務。

態性執行護航行動已達 30 批次。2011 年中國首度運用軍艦及軍機執行利比亞大規模撤僑行動，軍機也展現跨洲飛行能力。中國在吉布地建立第一個海外基地，內部包含營舍、地下設施、船塢設施，可做為陸軍及海軍執行護航、反海盜、維持和平及人道救援的整補基地，在 2017 年 8 月 1 日部隊已正式進駐。⁷該國同時也是推動「一帶一路」重要據點，多哈雷（Doraleh）港一期工程由中國承建，為中國在非洲東北地區承接的最大規模建港案。年貨物吞吐量 708 萬噸，2018 年 5 月 24 日已正式開港。⁸中國亦出資興建連結衣索匹亞與吉布地的亞吉鐵路，對吉布地投資甚深。⁹

目前中國積極籌建航空母艦，「遼寧號」初期雖以訓練及近海任務為主，但自製航艦下水測試，遠海能力深受國際關注。另外，2010 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4 日在北約舉行「安納托利亞之鷹-10/3」（Anatolian Eagle-10/3）軍事訓練前夕，中國派遣空軍 Su-27 戰機由新疆起飛，經巴基斯坦與伊朗，跨洲飛行與土耳其 F-4E 聯合訓練。這也是中國軍方首次與北約成員國進行軍事訓練，展現空軍遠程機動能力；2011 年開始派遣空軍各式軍機赴巴基斯坦，與巴國空軍舉行聯合訓練。2018 年 10 月，更首次與東協 10 國舉行「東協-中國海上聯演」，演練聯合搜救、醫療救援、《海上意外相遇準則》（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CUES）及操演直升機起降等課目，除反制遭美排拒環太平洋軍演（Rim of the Pacific, RIMPAC）之外，亦可建立與區域國家聯合演習的機制，擴大解放軍在海外的軍事活動連結。

伍、印太國家在第一島鏈的戰略調適

面對中國於第一島鏈的軍事活動，主要印太地區大國均採取積極的軍事戰略措施因應。美國在冷戰後首次僅公布《2018 年國防戰略報告》（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部分內容，內容直指中國是長期戰略競爭者。日本在 2013 年公布《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也認為中國快速崛起，國際影響力大幅增加，企圖改變現狀，也關切軍事透明度不足的問題。澳洲《2017 年外交政策白皮書》（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反對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活動，關切東亞及台灣海峽使用武力及威嚇行動之可能性。各國均採取更具體的措施回應中國作為。

2017 年中國於黎巴嫩等 11 個國家（地區）執行任務，為聯合國安理會派出維和人員最多之常任理事國。另 2014 年 12 月首次派遣建制步兵營，2017 年 3 月由公安邊防總隊編成維和員警隊接續執行利比亞之維和任務、5 月首次派遣直升機分隊赴蘇丹執行維和，凸顯依任務需求及作戰能力，彈性派出軍、警部隊進行維和工作，以增強國際影響力。國防部，《中華民國 106 年國防報告書》（台北：國防部，2017 年）。

⁷ 〈我駐吉布地保障基地部隊進駐營區儀式舉行〉，《新華網》，2017 年 8 月 1 日。

⁸ 〈中國建築承建的吉布地杜哈雷多功能港口正式開港〉，《新華網》，2018 年 5 月 24 日。

⁹ 〈中國在吉布地修建鐵路首發旅客列車〉，《新華網》，2017 年 1 月 11 日。

一、美國印太戰略的軍事部署

川普上任後，美國於 2017 年底公布《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指中國與俄羅斯挑戰美國。國防部緊接著發布《2018 年國防戰略》，認定美中兩國將處於長期的戰略競爭，並批評中國採取整體國家途徑進行軍事現代化，企圖取代美國於全球的領導地位。在南海進行軍事化的同時，也運用經濟手段威脅鄰國。美國宣示將重塑軍事整備及現代化，以維持軍事優勢。

美國在強化海上軍事能力部分，在 2015 年部署「雷根號」(USS Ronald Reagan) 航艦、計劃 2020 年部署「美利堅號」(USS America) 兩棲攻擊艦至印太地區、增派 2 艘神盾級驅逐艦到日本、3 艘最新的 DDG-1000 驅逐艦納入太平洋艦隊。在水下能力方面，於關島派駐 1 艘攻擊型潛艦、籌款新建 2 艘額外的維吉尼亞級潛艦及維吉尼亞籌載模組 (Virginia Payload Module, VPM)。美國也正在研發「聯合空對地距外飛彈-增程版」(Joint Air-to-Surface Standoff Missiles Extended Range, JASSM-ER)、新型長程反艦飛彈、戰斧巡弋飛彈的能力等。在空中能力方面，區域部署 F-22 戰機、B-2 轟炸機、B-52 轟炸機，在 2017 年將 F-35B 戰機前進部署至日本岩國空軍基地。未來亦將 F-35 戰機部分部署在亞太地區。預估美軍至 2020 年將有 60% 的海空軍以太平洋地區為駐地。¹⁰

軍事同盟方面，美軍在新加坡輪調部署的 4 艘濱海戰鬥艦 (Littoral Combat Ship, LCS)、機動登陸平台艦 (Mobile Landing Platform, MLP)、潛望情監偵平台 (deep-look ISR platform)、24 架 E-2D 鷹眼艦載早期預警機、多架 P-8A 海神電偵機、MQ-4C 長程無人機等。美軍將維持駐日美軍 5 萬名、駐韓美軍 2 萬 8 千名，輪調部署 2,500 名陸戰隊至澳洲；並將持續強化關島軍事部署，如 2015 年部署攻擊潛艦、2020 年部署聯合高速戰艦、2017 年部署空軍全球鷹無人機、海軍 MQ-4C 長程無人機等。

美軍也與東亞夥伴發展軍事互動及擴大多邊演習規模，例如與南韓舉行關鍵決斷／鵜鷹 (Key Resolve/Foal Eagle) 軍演、與日本舉行反潛演習 (Shin Kame)、與印尼舉行海洋偵蒐演習 (Sea Surveillance Exercises, SEASURVEX) 及模擬潛艦傷亡演習 (Simulated Submarine Casualty Exercise, SMASHEX)、與馬來西亞舉行兩棲演習 (amphibious exercise)。美國與菲律賓也同意將 2019 年雙邊聯合演訓將由原來的 261 場增加至 281 場，且持續邀請日本自衛隊擔任最大規模的雙邊肩併肩演習 (Balikatan) 之觀察員。美國海軍「卡爾文森號」(USS Carl Vinson) 航艦於 2018 年 3 月首次訪問越南進行海軍交流活動 (Naval Engagement Activity, NEA)，同時持續邀請區域國家參與環太平洋軍演，擴大印太國家軍事互動關係，

¹⁰依據美國國防部於 2015 年 8 月 21 日發布《亞太海上安全戰略》(Asia-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提出全面性的海上安全戰略，首先是強化美國海上軍事能力；再者，協助盟邦與夥伴國建立海上能力；第三，透過軍事外交降低風險及建立透明度；最後是促進開放且有效的區域安全機制發展。

以維護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

另外，對於中國在南海軍事化活動，美國除暫停邀請中國參加環太平洋聯合軍演外，針對解放軍頻繁穿越第一島鏈，美軍更持續強化區域軍事存在，如輪調部署 B-2 轟炸機至夏威夷或關島，強化印太地區嚇阻戰力；常態性派遣 B-52H 轟炸機至東海、巴士海峽及南海實施「持續轟炸機存在」(Continuous Bomber Presence, CBP) 任務；並派遣軍艦實施南海「航行自由行動」(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FONOP)，其中部分船艦更進入爭議島礁 12 浬海域。¹¹面對共機繞台，美國在 2018 年 7 月罕見派遣「馬斯廷號」(USS *Mustin*) 及「班福特號」(USS *Benfold*) 伯克級驅逐艦由南往北巡弋台灣海峽，並繞回台灣本島東部海域與「雷根號」航艦會合，10 月「威爾伯號」(USS *Curtis Wilbur*) 伯克級驅逐艦與「安提坦號」(USS *Antietam*) 飛彈巡洋艦例行性通過台海，11 月「史托克岱爾號」(USS *Stockdale*) 伯克級驅逐艦、「沛可斯號」(USS *Pecos*) 油彈補給艦也少見在參加「雷根號」(USS *Ronald Reagan*) 及「史坦尼斯號」(USS *John C. Stennis*) 兩個航艦戰鬥群聯合演習後例行性通過台海，試圖向中國傳遞維持現狀及確保區域穩定的訊息。

二、日本強化島嶼防衛

在面對中國頻繁穿越沖繩海域的新挑戰，日本在 2013 年公布「防衛計畫大綱」(二五大綱)，將防衛型態調整為「綜合機動防衛力」，並將防衛重心由北海道轉移到西南諸島，自此展開防衛部署調整。首先，陸上自衛隊於 2013 年籌組岸基反艦飛彈部隊，2015 年將「西部方面普通科連隊」擴編為 3,000 員編制的「水陸兩棲團」，並引進 V-22 傾轉旋翼機及 C-2 運輸機，增強機動運輸能力。2016 年新編第 9 航空團。2017 年編成西南航空方面隊，以肆應日益增多的防空需求。海上自衛隊透過採購 P-1 反潛巡邏機及 SH-60K 反潛直升機，增強情報及監視能力。¹²2018 年度預算中，日本為了預防島嶼的攻擊，新增加 6 架 F-35 戰鬥機，1 架 KC-46A 新空中加油機，4 架 V-22 傾轉旋翼機的經費，島嶼防衛用超音速滑翔彈 (supersonic glide bombs) 及新反艦誘導彈 (new anti-ship missiles) 的技術研究經費。¹³日本防衛省 7 月 30 日，正式公布向洛克希德馬丁 (Lockheed Martin) 購買兩座「陸基神盾」(Aegis Ashore) 飛彈防禦系統，以提升反制北韓和中國的彈道飛彈威脅。計劃於 2023 年開始部署，預計設置地點將會在秋田縣與山口縣。

第二，2016 年日本在與那國島派駐 160 人的「沿岸監視隊」，同時啟用 X 波段雷達站。與那國島距離台灣本島蘇澳約 100 公里、釣魚台 150 公里，使日本自

¹¹例如美軍「安提坦號」(USS *Antietam*) 巡洋艦、「希金斯號」(USS *Higgins*) 伯克級驅逐艦 2018 年 5 月 27 日駛入西沙群島領海，中國國防部稱「派遣艦機依法對美艦進行識別查證」。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就美艦擅自進入中國西沙群島領海答問)，《中國國防部》，2018 年 5 月 27 日。

¹²防衛省，《平成 30 年版防衛白書》(東京：防衛省，2018 年)，頁 321。

¹³同上，頁 321-322。

衛隊監視範圍向南延伸 370 公里，將可有效填補過去對西南諸島南段及台灣本島東部北段海空域的活動監視空缺。第三，日本防衛省規劃 2018 年分別在鹿兒島、奄美大島及宮古島部署 550 人及 700 人警備或飛彈部隊。上述自衛隊部署調整應可大幅提升日本在第一島鏈的防衛態勢，並綿密東海監控能力。

在軍事活動及演訓方面，日本在南海區域，轉移 10 艘海上巡邏艦給菲律賓、越南及印尼，持續協助南海周邊國家加強海上防衛能力。海上自衛隊 2017 年 5 月「出雲號」(JS Izumo) 直升機護衛艦及「漣號」(JS Sazanami) 護衛艦與美軍「杜威號」(USS Dewey) 驅逐艦，共同在南海海域舉行聯合訓練。2018 年 9 月派遣「黑潮號」(JS Kuroshio) 潛艦、「加賀號」(JS Kaga) 直升機護衛艦、「稻妻號」(JS Inazuma) 及「涼月號」(JS Suzutsuki) 護衛艦，與美軍「雷根號」航艦在南海實施反潛作戰訓練，也訪問越南金蘭灣，加強於南海與印度洋的軍事活動，2018 年 10 月日本、美國與菲律賓首度舉行三邊聯合軍演，陸上自衛隊更首次派遣裝甲車赴外國領土演訓。上述各類軍事活動除可確保日本在相關海域的航行自由權，提高於印太區域的軍事存在，因應中國日漸增加的第一島鏈軍事活動也訪問越南金蘭灣，加強於南海與印度洋的軍事活動，10 月與美國及菲律賓首度舉行三邊聯合軍演，陸上自衛隊更首次派遣裝甲車赴外國領土演訓。上述各類軍事活動除可確保日本在相關海域的航行自由權，提高於印太區域的軍事存在，因應中國日漸增加的第一島鏈軍事活動。

三、其他區域國家強化軍事活動

區域其他國家對周邊安全情勢及中國在區域軍事活動多表憂慮，也規劃增強區域軍事活動及互動。澳洲新總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除支持美國在區域的交往政策，對中國在印太地區施展前所未有影響力也表達憂慮，不過仍承諾將深化澳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¹⁴澳洲與印度 2017 年 12 月在新德里舉行首次外交與國防部長會議 (2+2)，尋求深化兩國軍事合作。澳洲皇家海軍 2018 年 4 月派遣「紐澳號」(HMAS Anzac)、「圖溫巴號」(HMAS Toowoomba) 護衛艦及「成功號」(HMAS Success) 戰鬥支援艦執行任務達 3 個月，訪問南太平洋島國、越南胡志明市、馬來西亞及菲律賓蘇比克灣等地，執行災害防救／人道救援任務及友好訪問，並與美國、菲律賓舉行肩併肩演習，強化跨國軍事合作、作業互通性，同時也執行「航行自由行動」。¹⁵

印度總理莫迪 (Narendra Modi) 上任後積極推展東進 (Act East) 政策。他

¹⁴Scott Morrison, "Keynote Address to Asia Briefing Live – 'The Beliefs That Guide US',"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November 1, 2018, <https://www.pm.gov.au/media/keynote-address-asia-briefing-live-beliefs-guide-us>.

¹⁵"IPE - Strengthening regional security partnerships,"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 August 15, 2018, <https://news.defence.gov.au/media/media-releases/ipe-strengthening-regional-security-partnerships>; "ADF trains with military partners at Exercise Balikpapan 2018,"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 May 8, 2018, <https://news.defence.gov.au/media/media-releases/adf-trains-military-partners-exercise-balikatan-2018>; "Royal Australian Navy Ships visit Vietnam,"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 April 23, 2018, <https://news.defence.gov.au/media/media-releases/royal-australian-navy-ships-visit-vietnam>.

在 2018 年香格里拉對話 (Shangri-la Dialogue) 演說時強調，「印度不認為印太戰略應排除任何成員或把矛頭對準任何國家」。印度、日本與美國 2018 年 6 月在菲律賓海域舉行的「馬拉巴爾」(Malabar) 海軍演習，涵蓋空防、水面作戰、搜救、反潛、通訊演練。印度與新加坡舉行「星印海上雙邊演習」(Singapore-India Maritime Bilateral Exercise, SIMBEX)，其跨國軍演的合作夥伴未包含澳洲等印太主要國家，立場相對溫和。

另外，法國國防部、英國皇家海軍 6 月分別派遣軍艦執行「航行自由行動」，以表達對中國南海主張的不同立場。惟各國官方均不願證實是否進入爭議島礁 12 浬海域內，也未透露與解放軍的互動細節，然而均稱有關活動符合國際法規範，且認為確保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十分重要。觀察上述活動雖然伴隨雙邊或多邊聯合軍演、軍艦互訪、海上偵察活動及運輸任務，也顯示各國回應區域安全情勢惡化的軍事活動日趨頻繁。

陸、小結

中國將「強軍夢」視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堅強保障，要求解放軍「一切工作都必須堅持戰鬥力標準，向能打仗、打勝仗聚焦」，並推進在傳統安全領域及新型安全領域軍事鬥爭準備。為貫徹新形勢下的軍事戰略方針，陸軍持續強化全域機動作戰能力，空軍以轉型為「攻防兼備」能力為目標，海軍落實「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戰略要求，火箭軍逐步提高中遠程打擊能力，戰略支援部隊也積極發展網路與太空力量，以爭取國際戰略競爭制高點。中國努力建構現代軍事力量體系，不斷提高因應多重安全威脅、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並於最終希望在本世紀中葉達成世界一流軍隊目標。

現階段中國透過軍改進行組織調整，積極培養解放軍的聯合作戰能力，加強軍力施展及投射能力，正逐步由第一島鏈朝向第二島鏈發展，藉以達成「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排拒外軍干預區域事務，以實質掌控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能力。面對中國軍力擴張，區域現狀及秩序面臨衝擊，美國、日本、澳洲及北約等國家均強化關注，並展開戰略調適及軍力部署。由此，各國軍事活動在西太平洋地區已有明顯增加的趨勢，未來各國應有更多的安全合作與交流，使區域軍事態勢朝向有利的方向發展，並共同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表 4-2、中共「十九大」以來解放軍機艦繞台一覽表

時 間	概 況	備 註
戰機繞台		
2017 年 11 月 18 日	1 架中國 Tu-154 電子偵察機經宮古海峽，由北往南飛行，執行遠海長訓。	這是「十九大」後首次。
11 月 19 日	4 架轟-6 轟炸機、1 架運-8 電戰機、1 架 Tu-154 電偵機在宮古海峽西北—東南	

	方向來回穿越，掠過台灣東北部外海。	
11月22日	轟-6、運-8電戰機、Tu-154電偵機、Il-78加油機、Su-30戰鬥機等逾10架各型機，經巴士海峽飛往西太平洋，甚至切入我防空識別區。	中國準備做實際攻擊航線到西太平洋。
11月23日	4架轟-6飛越宮古海峽，從東海飛往太平洋方向，隨後原路折返。另1架運-8電戰機從巴士海峽飛往琉球，穿越宮古海峽後緊貼北緯27度往台灣海峽方向飛去。	轟-6自陝西某機場起飛，展示戰略空軍縱深部署。
12月7日	轟-6等各機型分由宮古海峽、巴士海峽飛往位於鵝鑾鼻東南方西太平洋海域，和海軍驅逐艦、護衛艦等執行海空對抗操演。	日本防衛省公布有4架轟-6、1架運-8早期預警機穿越宮古海峽。轟-6機身編號8開頭，研判為海軍航空兵所屬。
12月9日	轟-6等各型機在Su-30掩護下，經宮古海峽往東，至西太平洋區執行遠海長訓後，循原航線飛返駐地。	日本防衛省公布，共有4架轟-6與1架運-8電戰機至西太平洋區。轟-6掛載兩枚射程達1千公里長劍導彈。
12月11日	日本防衛省公布2架轟-6與1架運-8電戰機、1架Tu-154電偵機、2架推定戰鬥機穿越宮古海峽。除戰鬥機原路線返回外，其它飛機繼續南下。	中國空軍表示轟-6K等戰機成體系飛越宮古海峽、巴士海峽，實施繞島巡航訓練。
12月17日	運-8遠干及電偵機執行遠海長航，由巴士海峽經宮古海峽返回駐地。	日本防衛省公布2架運-8電戰機與1架運-8情報收集機從西太平洋北飛經宮古海峽向西飛行。
12月18日	中國空軍表示出動轟炸機、殲擊機、偵察機等多型多架戰機，成體系飛越對馬海峽赴日本海國際空域訓練，檢驗遠洋實戰能力。	日本防衛省公布2架轟-6、1架Tu-154電偵機、2架Su-30戰鬥機來回飛越對馬海峽。1架運-8電戰機從西太平洋北飛經宮古

		海峽向西飛行。
12月20日	Tu-154電偵機經宮古海峽航向西太平洋後返回。Su-30、Il-78加油機、轟-6等軍機經巴士海峽飛往西太平洋後返回。另運-8電戰機經巴士海峽飛往西太平洋後，經宮古海峽返回駐地。	日本防衛省公布1架Tu-154電偵機經宮古海峽航向西太平洋後返回。1架運-8電戰機在九州西方空域飛行。1架運-8電戰機從西太平洋北飛經宮古海峽向西飛行。
2018年2月21日	12架轟-6k、疑為運-8反潛機及殲-11等機型，從廣東出海後，通過巴士海峽，前往太平洋進行遠海長訓，完訓後循原路返回。	這是農曆春節後首次出動。
3月23日	4架轟-6、1架運-8電戰機、1架Tu-154電偵機與2架推定為戰鬥機，穿越宮古海峽再循原路返回。同時組織轟-6K、Su-35等多型戰機飛赴南海，實施聯合戰鬥巡航。	我國國防部指此舉在南北夾擊台灣，意圖打擊我民心士氣。
3月26日	Su-30、運-8、轟-6等型軍機多架次執行遠海長航訓練，飛經巴士海峽航向西太平洋後，循原航線飛返駐地。	
4月18日	2架轟-6穿越宮古海峽進入西太平洋，經巴士海峽後飛返原駐地。	
4月19日	2架轟-6、1架運-8電戰機、1架Tu-154情報收集機穿越宮古海峽進入西太平洋，經巴士海峽後飛返原駐地。2架戰鬥機通過宮古海峽後原路折回。	
4月20日	2架轟-6經過宮古海峽進入西太平洋，經巴士海峽後飛返原駐地。	
4月26日	2架轟-6、1架運-8及1架Tu-154從東海往東南方飛越宮古海峽，再朝西南方往台灣島南端飛行。另2架推測是戰鬥機的飛行路徑，則是飛越宮古海峽後折返東海。	
5月11日	轟-6K、運-8遠干機、Tu-154電偵等多型機，分從南、北兩航線進入西太平洋實施遠海長航訓練。北航線為2架轟-	Su-35、殲-11、空警-2000等型機協訓。Su-35還飛越巴士海

	6K，穿越宮古水道、巴士海峽後返回。南航線為2架轟-6K、1架運-8遠干機、1架Tu-154電偵機，穿越巴士海峽、宮古水道後返回。	峽，首次執行繞台任務。
5月25日	0400兩架轟-6飛經巴士海峽後進入宮古海峽。	這是中國戰機首次夜訓。
6月4日	1架運-9電偵機從宮古海峽南下繞台。	企圖偵蒐我漢光演習通訊與電子訊號。
戰機接近M503航線		
2018年5月14日	1架運-8偵察機以貼近M503航線方式，在台海中線以西進行飛行例練。	疑似對台進行電偵任務。
5月17日	1架運-8運輸機飛近台海中線。	
5月24日	運-8偵察機出現在海峽中線以西。	
遼寧艦繞台		
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	遼寧艦編隊在2013年11月26日首次進行跨海區訓練，從青島南下南海，28日利用夜色掩護通過台灣海峽中線西側，最後停靠海南島三亞基地。2014年1月1日凌晨再度通過台海。	只是一次長時間航行訓練，未搭載戰機。
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	遼寧艦編隊12月23日在黃海某海空域演練，25日2000利用夜色沿我國東南防空識別區外20海里南下，經巴士海峽航行，27日傍晚進駐海南三亞。1月11日0700進入我國西南防空識別區，沿台海中線以西向北航行。	搭載殲-15艦載機。
2017年6-7月	遼寧艦航母編隊6月25日從青島啟航，7月1日1600許進入我國防空識別區，沿台海中線以西向西南航行，7月2日2130點駛離我防空識別區。7月11日離港，7月12日0240進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16日抵達青島。	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與駐軍20周年。
2018年1月	遼寧艦編隊1月4日自青島出發，1月5日清晨進入台海中線以西海域，21時駛離我國防空識別區。在海南基地停留多日後，1月16日凌晨進入我西南防空識別區，在台海中線以西航行，1月16日中午駛離我防空識別區繼續向北航行。	前往南海執行跨區遠海長航。

2018年3-4月	遼寧艦編隊3月20日20時進入台灣東北防空識別區，隔日1230時脫離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向西南航行。4月19日通過巴士海峽，21日0700在宮古島以東約120公里海域，隨後通過宮古海峽，4月26日返回青島。	參加4月12日南海閱兵，首次搭配航艦作戰補給艦呼倫湖艦。
-----------	--	------------------------------

資料來源：歐錫富整理自歷次新聞報導。